

确保重大决策执行、监督落实各环节都能听到群众声音,体现“人民至上”重要理念

真进展真获得,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最佳实践地

■本报记者 王嘉楠

首例横跨两区地块的“城中村”邹家宅安置房项目于近期开工,居民们迎来新生活;人行天桥逐个安上新电梯,特殊群体不再“过街难”;医院、社区、风貌区小马路经由梳理街区交通动线,“盘”出宝藏停车位……今年上海两会上,“全过程人民民主”再次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。

奋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最佳实践地的上海,在桩桩件件民生实事“解难啃硬”中,回应着民生民心关切,承载着市场主体期盼,助力城市最小细胞的协商共治,更在解决民生难题中寻找找到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,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。

当下,依托遍布全市的基层立法联系点,依托各种云端平台以及移动端小程序,结合城市数字化转型,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载体大为拓展,也丰富了时代内涵——确保重大决策执行、监督落实各环节都能听到群众的声音,体现“人民至上”重要理念。

全链条、全方位、全覆盖的民主,也是最广泛、最真实、最管用的民主。

130把钥匙“盘”出翻番停车位

普陀区长寿路街道梅芳里,与沪上大多数老公房小区类似,居民们“苦停车难久矣”。但在这里,一次次居民联席会议商讨出“130把钥匙”新举措,成了破解难题的方案。小区施行昼夜错时错位停车,由物业将闲置车位和公共空间腾挪出来周转。门卫室安装木板墙,车主们将钥匙“托管”,交付的是信任,盘出高效周转的停车位。小区流动车位数“翻番”,从原先81个提升至170个。

科学民主决策,焕活了城市治理最小单元的自治潜力。放眼全市,共商共治下的“治理力”成为缓解各类社区矛盾的“调和剂”。

老大难问题被逐项“啃硬”破解,获益的不只是居民,还有广大市场主体。

仅颁布施行一年多,《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在去年迎来修改。这在上海立法史上并不多见。此次修法,既是对广大市场主体呼声的迅速反馈,更基于扎实的基层调研。正式修法前,充分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,让市场主体和相关部门结合实际提出意见建议。全市共30个部门新增制定或修改133项配套文件,覆盖《条例》56项条款。

“调研中发现,规资、房管等部门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,实现了现场办结、只跑一次,大大提升了市场主体的感受度。”市人大城建环保委主任委员崔明华介绍,《条例》修改后明确,企业设立试行名称申报承诺制和企业住所自主申报制,推广实施开办企业全程电子化。

盘点去年以来上海市人大的几部重大立法,均坚持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立法理念,紧扣社会脉搏、城市发展。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理念也延伸至一部法规的全生命周期。

买杯咖啡停车可还行,代表了市民信息员

近期火热的电影《爱情神话》中,一位爷叔因想靠边停车却被执法人员叫停。现实中,常有人因急事想临时靠边停车,却得到一张罚单。

一条罚单量居高不下的小马路,其背后究竟是道路规划设置不合理,抑或是治理不够精细?市人大代表许丽萍希望,未来借由“两张网”,能够做出分析,针对市民关注度靠前的问题,人大代表们及时跟进调研,据此提出对策建议。

借由线下、线上的充分互动沟通,更多市民信息员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践行者。“过去履职全靠会场建言,如今我可以随时随地收到市民诉求与建议,还能迅速了解跟进情况。”许丽萍说,市民和代表24小时“零距离”。她的微信好友里,就添加了不少市民信息员。去年引起社会热议的上海千余条无名道路纳管问题,就是其中一位市民向她“点对点”提出的。

今年上海两会上,她拟提交《基于数字化赋能,进一步提升人大工作综合效能的建议》。其中特别谈到,针对立法涉及的关键问题,热点问题、有争议问题,可利用大数据进行问卷分析,推动民主立法、科学立法再上台阶,让代表履职与为民解忧充分接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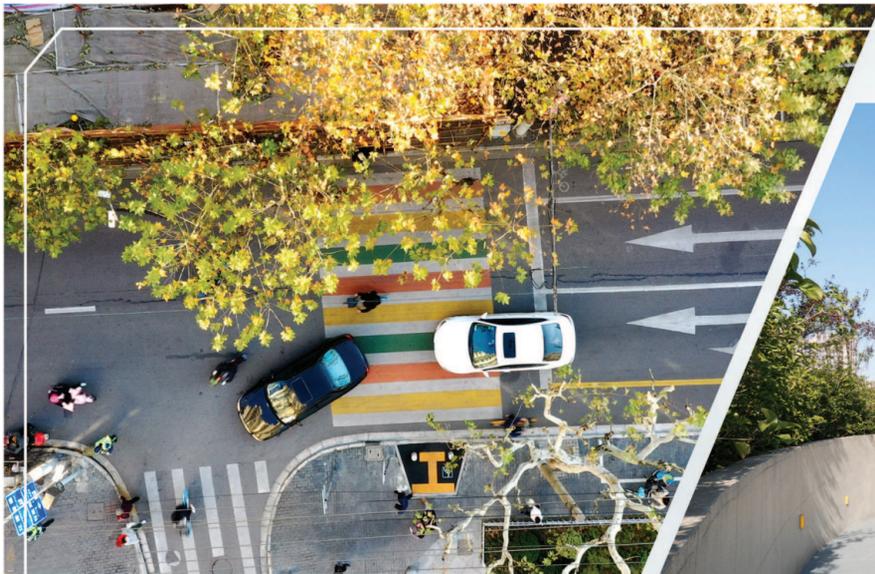
跨区“城中村”终得改造,“啃硬”攻坚有了底气

在连续追踪了四年后,市人大代表沈寅终于在《关于加快启动邹家宅“城中村”旧区改造建议》的办理情况上勾选了“满意”。

“城中村”邹家宅改造,面临着超乎寻常的困难——由于横跨徐汇、闵行2个区,土地权属格外复杂。去年底,在市人大代表、居民以及相关单位合力推动下,邹家宅终于迎来“新生”——动迁安置房项目正式开工。预计明年年底,居民们便可回搬。

改造中,相关部门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关切“置顶”。垃圾厢房设在哪儿、楼栋朝向如何设计、小区出入口怎么划……种种细节均根据群众需求及时补足,一点点提升设计图精度,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。新年伊始,浦东新区东方路、栖霞路路口,又一座人行天桥成功“加梯”。全市层面,38座天桥无障碍化改造工作已列入改造计划,首批14座天桥改造工程近期将陆续启动。去年,上海市人大专门将道路人行天桥无障碍化改造作为党史学习教育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的重要项目加以推动。一次次专题推进会,邀请人大代表、群众、相关部门等一起商一起议,先后协调破解了改造项目遇到的需求、资金、标准、审批等各种痛点、堵点。

面对民生领域的“老大难”,全过程人民民主也让人大代表们有了更多底气,每次发声、每份建言,都带着热乎乎的民心民意,也助力汇聚各方智慧,破解难题,让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盈。



▲黄浦区百灵鸟幼儿园大门口彩虹色斑马线,是上海交通部门听取各方意见,从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入手,打造的慢行交通设施,体现了儿童友好型街区的理念,呵护“最柔软的群体”。蔡维帅摄

▼大宁金茂府东北侧的325公共绿地地下车库建设项目,旨在缓解周边区域停车难,让市民享受更加便捷优质的公共服务。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



制图:冯晓瑜

全过程人民民主,老外都说好

他们贡献智慧、收获归属感,个别“金点子”被写入中国法律



■本报记者 占悦

“我们的声音会被听到,我们的‘金点子’也会被采纳!”

让丹麦人李曦萌直呼“意想不到的”,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上海这座城市的生动实践。

海纳百川、开放包容的上海,吸引着海内外人才。大约十余万外籍人士常年居住于上海,他们在这里成就事业、安居乐业,将上海视为“第二故乡”。

特别是在上海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最佳实践地的过程中,他们“入乡随俗”充分参与进来,依托邻里互动、社区自治共治等平台,

贡献自己的智慧,其中个别“金点子”甚至还被写入了中国法律。

土耳其担保银行股份公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诺扬·罗拿,于2018年针对《个人所得税法》提出的相关意见建议,被全国人大采纳并写入相关法条。最近,身为特雷通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的李曦萌,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(修订草案)》立法意见征询会上畅所欲言……

外籍居民们真切感受到中国式民主的内核,纷纷表示:全过程人民民主,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,都能与社会同步,是一个“共识构建”过程,中国民主由此深入人心、更加完善,中国形象愈发可敬、可爱。

社区单元格出谋划策,“老外”成了居委会“编外人员”

社区,上海城市治理的最小“单元格”,拥



土耳其人诺扬·罗拿的“金点子”被写入法条。

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

有最强大的“牵引力”。从楼道转角的海报告示,充实日常生活的课程活动,再到共商共议身边事的新载体,很多外籍居民由此从社区“陌生人”转变为“老熟人”,与社区“共情”并融入城市发展。

诺扬刚入住长宁区时,看到邻居门上张贴着“文明家庭”标识。“我也想要”,他便叮嘱家人守文明、学榜样,慢慢理解这一在故乡不曾见过的概念。

2000年来到上海时,菲律宾籍人士王煊榕的活动范围不超过家中“四面墙”。尽管是家庭主妇,但她心中仍想着“看看外面的世界”。借由一场主题为“好人好事”的演讲比赛,她分享了自己从事慈善事业的故事。自此,每当社区有活动,这位热情开朗的“洋太太”总是自告奋勇积极参与。

与社区的距离近了,也为老外们参与社区自治共治打下了基础。早在2000年,中文流利的诺扬,就受邀担任社区“顾问”,帮助居民转达心愿需求、商讨社区大小事。二十多年来,他“参与”了古北居委会的“变迁史”——从公共绿地旁的小空间发展为如今的古北市民议事厅。

议事桌前“头脑风暴”,“金点子”被写入法条

有了古北市民议事厅,“洋啄木鸟”的身影就更活跃了。小到社区一颗“螺丝钉”,大到法律条例等,共商共议中“金点子”多了,他们也成了城市发展的“特邀动能”。

诺扬与王煊榕刚成为议事员时还有些“懵”——“只知道这是个沟通商量的平台,为的就是社区的进步与和睦。”好在他们做起事来可一点也不含糊。王煊榕参加的第一个大讨论,主题是“文明养犬”。市民议事厅立刻召开会议,议事员们现场“出谋划策”:“要给狗拴绳子”“在垃圾桶旁边放置‘便便袋’”“路上设置养宠标识”……一场“头脑风暴”下来,古北社区《文明养犬公约》在共识中出炉。

2015年7月,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虹桥街道设立首个基层立法联系点,包括王煊榕在内的不少外籍居民被聘为首批信息员。在这里,他们的好想法甚至被写入了中国法条。

比如,2018年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(草案)》进行意见征询,就采纳了来自古北中外议事员的建议:“垃圾分类是全民大事,应全民动员,特别要发动企事业单位和居民人人参与,以点带面才能将工作做深做透。”

事实上,外籍居民们的这些“金点子”全部源于实践。此前围绕社区垃圾分类,他们就群策群力,王煊榕提出每层楼都应有一个垃圾桶,保洁员逐一收集;李曦萌建议将垃圾投放点设在地下车库;日本人菅沼真理子则分享了干湿垃圾分类的经验……这些由外籍议事员参与提出的“金点子”顺利被采纳,并在古北社区全面推广。等到上海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时,古北社区早就收获了由中外议事员摸索出来的“治理宝典”。

朋友圈里纵深拓展,带动更多人参与自治共治

这两年,老外们的声音也出现在更多领域。

每年市政协针对外籍人士召开一次建言会,作为荣誉市民的诺扬,每次都参加并提出建议。他最近提出一项关于“保护上海传统手工艺”的建议,希望“二次利用”商场闲置空间,让修鞋改衣等传统手艺人获得生存空间。不久前市政协对外友好委员会举办的在沪外籍人士专题座谈会上,李曦萌也建议:加快建设面向外国人的公共服务体系、公共服务载体,推动外籍人才更好地融入上海——这则建议正是来自于他的反复调研。

因为积极发声,这些外籍居民以亲身经历带动更多居民参与。身兼志愿者、顾问、议事员等多重身份的诺扬,每逢周末行程“扑扑满”:来到中国,就一定要与社会方方面面产生联系,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一个地方。越来越多外籍人士在诺扬的影响下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来。“从一开始简单的期待,到关注城市发展,他们都提出了不少具体可操作的想法。”

有人曾问起“为何热衷参与?”王煊榕这样回答:“立法征询我们的意见,听取我们的声音,这就是一种尊重。而我的所言所行能为社区邻里谋福利,又能带给自己归属感与成就感,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‘何乐而不为’呢?”

城市更新,能否留住“弄堂口小皮匠”



本报讯 (记者王嘉楠)城市更新中能否留存弄堂口的修鞋铺、小皮匠?今年上海两会现场,不少代表委员提出,这座海派城市要在存量改造中留住“烟火气”。以外滩“第二立面”更新为例,市人大代表苏梅表示,区域整体更新要统筹布局好功能业态,结合“15分钟社区生活圈”的打造,提升百姓居住体验。特别是推进过程中,要充分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,让各方群策群力,共商共议。

以外滩“第二立面”为例,实地调研中,苏梅发现,所涉及更新区域组群结构复杂,其中既有市级历史文保建筑,也包括不少二级旧里。目前10个街坊已被纳入旧改,已经或正在更新。

“风貌区的‘再生’不能仅考虑短期利益,还要统筹兼顾市井生活、历史文脉保留保护。”苏梅认为,相关部门要形成“一事一议”机制。特别是,针对部分老楼,大家共商共议,思考如何“量身定制”管理办法,联合开展“技术攻关”。譬如,针对“停车难”,可通过区域统筹安排,而非每幢楼或每个街坊套用常规固定指标。再如,在绿化率方面,要尊重历史和现状,不搞“千篇一律”。

苏梅还特别提出,一栋老楼的“修复”,涉及方方面面专业细节。她建议,探索试点历史保护建筑的建筑设计师准入制度,也听取原住民的意见建议,从顶层制度设计上进一步规范老建筑的保护保留机制,更好留住这些老建筑的生命和生活形态。

右图:徐汇坚持微设计、微更新、微治理和生态修复、城市修补、管理修正的“三微三修”理念,努力打造全球城市历史风貌保护和活化的新样本。图为风貌区内经过水泥拉毛工艺复刻的院墙。本报记者 袁婧摄

